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錄卷四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胡容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宰輔編年錄卷四

宋 徐自明 著

仁宗乾興元年

壬戌

六月癸亥丁謂罷相

自司徒兼侍中降授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制曰上宰之司財成於百度大臣之舉規正於四方其

或履道有虧脩身寡慎比周非類玷辱具瞻當我至公

之朝難居駿假之任

其官丁謂

夙承委遇遂極顯榮而罔念

圖猷密交孽寺致山園之擅易曾靡敷陳形簡札以潛

通備彰欵昵私營器用竊役工徒證左甚明違辟斯顯
宜從黜免用肅羣倫俾降秩於春坊仍分曹於洛邑猶
存進退之禮且示含容之懷噫戚實自貽智不慮遠未
為竄逐無忘省循

謂自天禧四年七月拜相十一月戊辰同李迪罷
次日復相至是年六月罷相真宗踰年相仁宗纔
四月○是歲二月戊午仁宗即位以皇帝尚幼軍
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初丁謂與內侍雷允恭

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上
卧起晚令內侍傳旨欲獨受羣臣朝謂力陳其不
可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
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因山陵事併去
謂而未得間一日朝退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
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欲誅謂馮拯
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
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少解

令拯等即殿隅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
顧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
廟尚何議邪乃責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
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
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
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
政歲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
過也

長編

○章獻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謂潛結中官

雷允恭俾傳達中外之議既而允恭擅移皇堂事
發謂規庇允恭依違不決仁宗與章獻坐承明殿
召馮拯等諭曰丁謂身爲宰相與允恭交結併出
文字一紙乃謂託允恭於後苑作酒器及出允恭
欺干謂求皇城司簡札往還遂亟命黜謂先是女
道士劉德妙詐作降神眩惑禁中謂使詐爲神言
譽已又嘗授德妙頌題混元皇帝賜德妙他日奏
之盡得其狀貶崖州司戶

謂貶崖州司戶勅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
刑罔赦苟露挾邪之迹宜申去惡之文

具官
丁謂

早踐台司

備隆朝眷曾靡圖於爲報乃公肆於非心昵彼妖巫館
于私舍潛通詭計假託神靈與孽寺以連謀幸先皇之
違豫將逞姦回之志妄談禍福之端屬朕纘臨覲專威
柄僻違之狀滋見於反常毀謗之言更彰於無上比從
罷免猶示矜寬既蒐慝之旋聞且閱實而具在背恩棄
德一至于斯竄逐遐方實乃自取可貶授將仕郎守崖

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

乾興元年
七月辛卯

謂因教女道士劉德妙語涉妖誕事再貶謂崖州
司戶諸子並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
仍以謂罪狀播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
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
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
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
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為之語曰欲

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不半歲謂亦貶人皆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謂
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
欲見準準拒絕之準聞家僮欲報警亟杜門使縱
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詔臣僚有曾與丁謂
往來者一切不問時遣御史方謹言籍謂家得士
大夫書多干請闕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
者○謂家寓洛陽在朱崖凡五年嘗為書自克責

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且述其受遺冊立之功有云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遣人致于西京留守劉燧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燧會衆僚時達之燧得書不敢私即以聞上見之感惻遂自崖州司戶徙雷州司戶謂雅多智是猶出於揣摩也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緣赦宥未可內徙上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爾天聖八年以雷州司戶丁謂爲道州司戶始南郊

肆大赦中外疑謂必將內徙刑部負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君親只合取彼頭顱置諸郊廟殿中侍御史張錫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明道二年皇太后不豫大赦謫者皆內徙丁謂特許致仕並長編景祐四年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南猶用詐得

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同日任中正罷叅知政事

自兵部尚書罷為太子賓客知鄆州

中正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樞密副使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樞密副使四年八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六月罷為執政凡六年事仁宗纔數月中正之貶坐營救丁謂故也後復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諡康懿弟中師仁宗

時為樞密副使

七月辛未王曾拜相

自行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

會靈

觀使

制曰舜績方茂選衆而舉臯陶周邦既隆降神而得山
甫良弼之任羣黎式瞻必惟其人同底于道今朕博采
輿議用符揀求擢茲調護之勲列于衡宰之重載涓令
日誕舉徽章具官王曾簡亮忠純直清粹厚學窮師法文擅
國華登俊選於昌辰冠時名於多士荐當大任遂翊洪

鈞達胡廣之朝章究房喬之吏事出臨都會克樹於風
聲來復近司愈隆於望實間緣冲眇始蒞政經實賴師
賓以資訪問方紹隆平之業豈忘輔翼之勞是用旌一
德之贊商舉三篇而命說九功將叙資乃緝熙衆志未
融賴于訓道契風雲之交感叶夢卜之不違乃眷真庭
夙隆使任俾其摠領庶極寅恭於戲上法乾台方崇於
體貌下和民則益峻於表儀懋宣令猷往踐于位

天聖三年十二月癸丑授行門下侍郎兼戶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朕紹休三聖躬覽萬機眷乃股肱之臣方居鼎軸
之重進圖賢業擢冠宰廷適涓剛辰誕告明命

具官
王曾

同

寅一德入贊兩朝懿學洪文通天人之極摯沉識厚望
竦中外之具瞻綱紀羣倫緝熙百度是用總祠真館正
位黃扉加命地卿兼榮史觀秉我魁柄穆于政途於戲
天之三台以上幹於元緯國有四輔以下經於大謨其

懋乃功往弼予治

五年二月除提舉修真宗皇帝國史故事宰臣自
領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猶別降下勅以命之
曾嘗請用孫奭馮元勸講殿中又薦叅知政事呂
夷簡才望可當政柄夷簡遂拜相

同日呂夷簡魯宗道並叅知政事

夷簡自龍圖閣直學
士右諫議大夫權知

開封府遷給事中除
學士兼侍講判流內銓
宗道自龍圖閣直
遷右諫議大夫除

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大理寺丞蒙亨之子宰相蒙

正之猶子也宗道字貫之亳州人○夷簡擢進士
又舉制科嘗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于
時田器有筭還奏請除之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
農器皆免筭時王曾為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
旦曰君識呂夷簡乎曾曰不識也旦曰夷簡器識
遠大君其善交之當與君對秉鈞軸曾曰公何以
知之旦曰吾亦不識夷簡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
稅農器是也後以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嚴辦有

聲上識其姓名于屏風意將大用之也會雷允恭
擅移山陵詔夷簡與魯宗道按視還拜給事中叅
知政事仁宗嘗問輔臣曰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
以裁之夷簡曰凡奏獄或出于疑則從輕可也仁
宗深以爲然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于輕事畧天聖
元年詔曰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
足二府大臣其經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諮等及三
司副使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

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叅政呂夷簡魯宗道總

之

長編○叅樞
總計置司

二年合祭天地于圜丘王欽若封

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文武百官並加恩故

事輔臣例遷官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為式

南郊

輔臣豫辭遷官
自呂夷簡始

○宗道為人剛正嫉惡少容遇事

敢言不為小謹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
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果自酒肆
來使者先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

第以實對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者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酌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併夷簡皆首蒙擢任

長編

丙子錢惟演樞密使

自樞密副使除依前兵部尚書充樞密使祥源觀使

制曰樞密之任軍國是經獻納詢謀用弼臣而更踐等威廉級與宰司而比崇其於簡求必及才望今朕舉朝

幄之英彥得儲闈之舊勲陟以使名允孚公議褒賢詔

德其在于茲

具官錢惟演

生王侯之慶門稟星象之嘉瑞忠

為代法行本天資以山濤之清淳傳丙吉之寬裕學總
經邦之奧辭探復雅之微佐佑先朝徊翔近列沃心造
膝居多謇正之言守位直躬靜有端莊之操暨予眇質
始預政經爰以嘉謨入叅賓席日講溫文之範彌彰護
翼之勤迄今纂承豈忘甄擢用是載洎良吉胥協羣倫
疇其贊務之勞峻此即真之拜雷風之令允賴於翊宣

飪餼之和良增於倚屬於戲后非賢而罔又民率德而

具瞻方資棟榦之隆以承詒燕之業往服休命毗于大

邦

國朝樞密使帶檢校官今惟演止以尚書充使非例也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樞密使

為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

制曰任以中權總兵符之雄重倡于九牧寄民政之惠

和適均佐佑之勤固無出處之異爰稽穀旦誕告羣倫

具官錢惟演

敏學本於宗師懿文恢乎事典挺生勲閥之後

允作柄臣之良乃登樞庭實掌邦要處崇高而是畏務

冲挹以載懷頃露由衷懇祈遜職宅予憂之尚默從乃
欲之未遑雖帷幄本兵方資於策慮而葭莩聯戚緣避
於嫌疑是用解機務之繁陟齊壇之貴殿彼廊時以控
西陲守茲盟津以壯右輔褒功賦邑併示寵徽於戲持
盈守成朕方欽於治本敦詩說禮汝無墜於家聲惟明
哲可以保厥身惟靖共可以綏厥位嘉乃達識豈煩訓
辭

惟演自天禧四年八月除樞密副使乾興元年七

月除樞密使是年十一月罷在樞府凡三年○初
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為婚姻謂逐寇準惟演
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院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
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萌惟演慮併得罪遂擠
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
實皇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出惟演為鎮
國留後即日改今命長編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
京師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奏惟演儉人嘗與丁

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邪禍萌懼牽連
得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
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左
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
乃亟去天聖九年改判陳州判河南府始惟演託
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
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
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

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隴在洛陽
顧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景祐元年惟
演卒特贈侍中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亟顯然自以
才能進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家聚書
多於秘府在館閣與楊億同脩策府元龜凡千篇
喜獎勵後進歐陽脩尹洙皆出幕下雖官兼將相
階勲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嘗謂人曰吾平
生所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尾押字耳

長編

同日張知白樞密副使

自翰林侍講學士尚書右丞知南京召除蕙祥源觀使

知白前為叅知政事是時王欽若為相與知白議論多不合知白以疾辭位罷為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徙南京至是欽若分司南京衆謂知白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論者多之仁宗即位召入為樞密副使知白在樞府三年至天聖三年十二月拜相

天聖元年

癸亥

九月丙寅馮拯罷相

自司徒兼侍中罷爲檢校太尉兼侍中武勝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兼

西京

留守

制曰崇德報功本皇王之首務出藩入輔申賢傑之壯

猷乃眷元臣久當大任勉狗懷於素守庸誕告於羣倫

具官馮拯

秉節剛方處心忠亮體和能斷好謀而成往事先

朝浸膺重委屬文考之末命奉冲人而繼明宣力居多

積功甚茂比嬰疾疢繼露封章願解事權備形悃悞雖

屢申於敦諭然固執於謙冲是用付南陽之節麾寄西

宅之符鑰衍之多戶益以真封併舉徽章式尊舊德於
戲君臣之分要篤於始終出處之宜用均於勞逸其祇
休命以保令圖

拯以天禧四年十一月拜相是年九月罷入相踰
二年○先是二府議以天書葬永定陵尋為應天
禪院奉安真宗御容禮儀使疾作賜白金五千兩
以亮陰不克問疾叩頭謝五上表願罷相於是遣
使即卧內以告命旌纛賜之拯病不能赴河南而

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拯為相氣貌嚴重宦者
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
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
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媿而去

長編

同日王欽若拜相

自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召拜守司空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玉清昭應

官使昭文館學士監
修國史再入相

制曰朕猥以眇質獲紹丕圖言念為君之難實惟任賢
之重輔茲不逮眷於老成聿采民瞻用符帝賚

具官王
欽若

逮事先帝嘗升近司彌綸萬幾夷險一節向均勞逸出莅藩垣政胥穆於民風心雅存於王室屬廟堂虛位龜筮協謀疾置召還嘉猷入告俾復升於台路仍併躡於徽章於戲三公無官以帥百僚之治一人有慶以遺兆民之休坐恢國猷永作賢弼

欽若前以天禧元年八月拜相至三年六月罷相是年自知江寧召復拜相○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力攻之

惟演聞乃亟去馮拯病太后有復相欽若意欽若
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上嘗為飛白書王欽若
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
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聞欽若至國
門始命中書徙知潤州光祿卿王隨代欽若欽若
始入見馮拯罷相判河南府欽若遂有是命欽若
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叙遷圖
以獻冀便省覽然亦不復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它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道安得不伏

長編

○二年合祭天

地于園丘以宰臣王欽若為南郊大禮使進司徒封冀國公時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為禮儀使翰林學士晏殊為儀仗使權御史中丞薛奎為鹵簿使權知開封府王臻為橋道頓遞使故事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

尚書為鹵簿使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國初循用此制其後太常卿御史中丞兵部尚書或闕乃以學士及他尚書丞郎領之其職掌仍用禮院御史臺兵部吏如故儀衛名物皆鹵簿所領儀仗使惟督促諸司而已又使領次第則大禮禮儀儀仗鹵簿而橋道頓遞最居其下真宗封禪五使皆以輔臣為之及上玉皇尊號宰相向敏中當為禮儀使以年老不任贊道更命樞密使王欽若而敏中乃

領儀仗使蓋失之矣今有中丞而換使名非故也

長編○南部宰相為大禮使

○三年以宰相王欽若為譯經使

唐譯經史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議者非之

天聖三年

乙丑

十月辛酉晏殊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除時年三十

七

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號神童仁宗封昇王以殊為記室及為皇太子為左庶子是歲遂有是命

十一月戊申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卒

欽若以天聖元年九月拜相是年十一月薨于位再入相二年○欽若感疾車駕幸其第臨問賜白金五千兩後三日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

書令諡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女壻大理評事張瓌除祕閣校理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呼為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知邵武軍職方員外郎吳植事敗乃王欽若所薦舉太后頗解體同列稍侵之欽若悒悒以沒後有詔塑其像茅山列于僊官左正言劉隨

言欽若賊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僊耶宜察其妄

不報

長編

欽若與楊億等同撰策府元龜有褒詔則

自為表謝譴問則戒吏云第言億等故馬知節面

斥其姦罔仁宗亦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

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

彭年劉承珪時號為五鬼其姦邪險詖之迹誠如

聖諭

十二月癸丑張知白拜相

自樞密副使行尚書右丞充
祥源觀使授工部尚書同平

章事充會靈使集賢殿大學士同日王曾進昭文相

制曰朕以四海至廣萬機至繁惟時惟幾寔賴良輔

具官

張知白

恭允篤實清直惠和頃從禁塗入贊樞極忠嘉有

守方毅不回是用擢進宰司升華省座進兼書殿之職
仍總靈宮之祠於戲代天之工上列三階之象秉國之
務下遂萬物之宜益宣令猷式副予倚

是日宰相王曾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
大學士樞密副使尚書右丞張知白加工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樞密使曹利用加司空○國朝故事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

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江德明趣閤門閤門惶惑不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時樞密副使張士遜亦加左丞帝使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于河陽為樞密使疑代已始悔懼

焉

長編

乙丑張旻樞密使

自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旻尋改名耆

張耆鎮河陽太后召耆為樞密使旻殊言樞密與中書兩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賢亦不宜使中才處之耆無他勲勞徒以恩倖遂極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太后不悅長編耆既拜樞密使封岐國公耆初名旻至是改焉七年二月除會靈觀使兼羣牧制置使十年八月除尚書右僕射明道元年十一月除昭德軍節

度使兼侍中

天聖五年

丁卯

正月己未晏殊罷樞密副使

自刑部侍郎
罷知宣州

殊自天聖三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是年正月罷在

樞府踰年○先是殊言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太后

不悅至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

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史曹修古等劾奏殊身任

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

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
允公議殊坐是免出知宣州尋改知應天府殊至
應天乃大興學范仲淹方居母喪殊延以教諸生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

長編

戊辰夏竦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起復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

遷右諫議

大夫除

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中制舉為直集賢院仁宗
封慶國公宰相王旦薦竦才遂命教慶國公書是

時君臣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為不可及大臣領
玉清昭應宮使以竦為判官由是附會神怪僥倖
進取以至累遷是年遂有此除二月兼修國史六
年三月兼權發遣宣徽院公事

天聖六年

戊辰

二月壬午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以天聖三年十二月拜相是年二月薨于位
入相踰二年○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毫髮私常

以盛滿為戒憂畏日侵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至
是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而卒贈太傅中書令
家貧太后諭王曾等令共恤其家禮官謝絳議謚
文節御史王嘉言以謂絳止述車駕臨問覩其寢
處儉素為之動容乃引好謙自克為謚似畧其大
而錄其小以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
請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知白不喜
魯宗道嘗語人曰銓曹中取一最不材選人軍巡

獄中求一最無行者亦當優於此人矣

長編

三月壬子張士遜拜相

自樞密副使行尚書左丞充祥源觀使授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充集賢殿

大學士

制曰鈞宰之司總裁萬化故道存兼濟若舟楫之乘巨

川義在相須若股肱之衛元首自非邦雋曷慰民瞻爰

擇剛辰式頒顯冊

具官張士遜

材膺敏達德蹈中和先皇帝

簡自聖心寘之清貫蚤輔學於儲禁遂密謀於宥廷而能謹密自持將明有裕屬予纂序彌所仰成適從選衆

之求粵有登庸之拜既兼榮於書殿仍加秩於禮卿益以邑封副之真食斯為異渥以寵舊勞於戲開德宣符其本恭階之象參坐議政莫如公衮之尊惟正色可以弼違惟純誠可以亮采無使房魏姚宋專美於有唐也張知白既卒上謀所以代之者宰臣王曾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太后許用夷簡夷簡因奏事言士遜事上於壽春府最舊

且有純懿之德請先用之太后嘉其有讓遂相士
遜從利用之言也

同日范雍姜遵並樞密副使

雍自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除仍詔班

姜遵之上 遵自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除

雍字伯純河南人遵字從式淄州人○七年二月
范雍權發遣宣徽院事累遷禮部侍郎○遵在永
興章獻太后遣內侍魯繼莘於永興營浮圖遵希
太后旨躬自督治既成乃得召用遵長於吏事其

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時人號為姜擦子天聖八年九月卒贈吏部侍郎遵在樞府踰二年疾且革車駕臨視賜白金三千兩卒又臨奠輟朝

天聖七年

己巳

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樞密使

依前保平軍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鄧

州

制曰朕謹經國之方厚御史之禮顧倚謀於舊德久嬰務於繁機式均爾勞庸告在位

具官曹利用

才推應物資適

逢時往使交兵之間遂成繼好之利逮受遺於先帝委
輔政於冲人時無金革之虞自決廟堂之勝間露言於
累牘祈出守於近符特徇由衷以聽避寵於戲識進退
之分則臣節達全始終之恩則君義明宜體眷懷勿忘
欽率

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為禍
福而利用以勲舊自居不卹也凡內降恩力持不
與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侍中而不名利

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鞶左右指以示太后
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領之利用奏抑
內降恩或屢卻而復下則有黽勉從之者久之人
頗知其然或給太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卻於樞
密院今利用之家媼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
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勲得罪太
后使利用召崇勲戒勅之利用去崇勲冠幘詬斥
良久崇勲恥恨會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而州

民有詣闕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勲方侍因自請往

按治鞠汭于真定府即罷利用樞密使

長編

崇勲等

窮按曹汭獄獄具汭坐被酒衣黃衣令軍民呼萬

歲且傳致汭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執政皆顧

望未有對者張士遜進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

大臣宜不知狀太后大怒將併逐士遜而王曾徐

亦為利用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橫肆今何解也

曾曰利用恃恩素驕臣每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

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解貶利用為左千牛衛

上將軍知隨州詔杖殺汭

同

曹利用嘗私貸官錢

再貶為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命內侍楊懷

敏護送之時朝廷以利用嘗所荐擢者多領兵守

邊欲悉罷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切毋治以

安反側詔從詠言宦者多惡曹利用必欲致之死

地楊懷敏逼之利用素剛遂自經于襄陽驛

同

○

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厭兵第憂和不就故於聘

賂無所愛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斬其
數於國有勞既富貴負恃以為己功性又悍鯁少
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亦有因緣而進者故及於
禍然其在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為柔屈死非其
罪天下寃之後其家請居鄧州上惻然從之同利
上利用後追復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
中保平軍節度使上柱國鄆國公贈太師康定元
年九月諡襄悼皇祐二年立碑以旌功為額

利用追復制曰夫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哲王令典朕每

慕之追惟輔臣且罹深憲肆頒禮命用責營魂

故崇信軍節度

副使房州安
置曹利用

早蓄壯圖遂階膺仕使殊鄰而交聘克著

勤庸侍近幄以矢謨歷居顯位爰從吏議再削官封言
念謫居久淪幽壤屢申恩而賜宥宜追遠以軫懷旌纛
貂蟬公槐峻秩密章告第式示寵榮

諡襄悼詔曰居寵保終為臣或闕其全祉念勞恤往有

國所務於至恩

贈太師
曹利用

頃事先朝密宣忠力嘗講和戎

之利寔階秉軸之榮位不期驕禍生所忽終緣族子之累遂謫房陵之行齋恨奄殂撫情加悼嚮從昭洗並復寵名而於節惠之文不及有司之議宜推褒典用飾前庸諡法有因事有功曰襄恐懼徒處曰悼宜賜諡襄悼仍詔立碑以旌功為額

並大詔令

二月庚申朔禮部侍郎叅知政事魯宗道卒

宗道自乾興元年七月除叅知政事天聖六年三月除禮部侍郎祥源觀使是年二月卒執政凡七

年○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后輦前帝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太后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宜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

不使恩國恩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帝前
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時目為魚頭叅政因其姓
且言骨鯁也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
私人及被疾浸劇仁宗幸其第臨問賜白金三千
兩既卒皇太后又臨奠輟朝贈禮部尚書初太常
議謚曰剛簡後改為簡肅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
得其實也

長編

丙寅張士遜罷相

授刑部尚書
知江寧府

制曰入幹萬幾以總代天之職出倡九牧以宣美俗之

風維時輔弼之賢迭為朝廷之重其頒明制以告治庭

具官張士遜

識用冲深器懷沉遠早從朝路既陪東學之游

肆翼天飛遂正中階之列秉節在位宣勞有年念經邦
務之煩庸寄藩符之佚天臺之峻司冠帥於五刑澤國
之饒秣陵都于一會載更顯序往布寬條於戲君之遇
臣要始終而盡禮下之報上無出處而或渝允迪乃休
以服朕命

士遜自天聖六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為相
僅一年○士遜得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長樞密
憑寵自恣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
之為和鼓利用得罪士遜又營救之利用既斥士
遜隨亦罷上以士遜東宮舊臣故加秩而遣之辭
日又解通犀帶賜焉編長九年以刑部尚書知許州
張士遜為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遜朝京師
冀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鞠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

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議趣使之藩士

遜乃赴許州

同上

同日呂夷簡拜相

自叅知政事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王者之建宰職也上法台象以代天工下裁物宜

以統萬類熙衆志而叙彝倫調四時而翊元化允資名

器必契僉同疇其貳政之能寵以登庸之拜

具官呂夷簡

學

探奧蹟器蘊宏深夙推經世之才動著首公之節以懿

文而潤謨訓以精力而剴劇繁譽滿朝端績成官下朕
初臨邦統尤渴時賢擢佐鼎司嘉聞國論勵匪躬之道
而無失守節叶成務之宜而弗忘稽古方今遵祖宗之
憲度致中外之治平懷於永圖繫乃良輔已試之効既
彰於時爰立之恩素定于志俾對司於衡軸用正位於
鈞台總職真宮兼榮書殿仍增命數載峻寵章於戲自
昔哲王注懷重任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曷若閱于
臣隣得此棟幹既稔彌綸之業更資翼亮之功聳列辟

之具瞻繼宗門之茂躅勤宣休問式荷至榮

始王曾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對言
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
耆上爾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
無此意行用之矣於是卒相夷簡以代士遜七月
罷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從呂夷簡張耆夏竦之
請也

罷輔臣宮
觀使名

八月己丑除吏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統和庶工運理羣物惟時元弼之重以承上天之

休咨合僉謀誕告列位

具官呂夷簡

道通元本學富經綸勤

勞兩朝終始一節惟寬厚足以鎮俗惟忠嘉足以熙朝
文昌上相之司以進恢於乾緯天官冢卿之貳以均治
於邦彝儒館祕局爰田多戶併加異數用示注懷於戲
外鎮撫四邊蓋自近始內親附百姓必以身先汝惟欽
哉罔假多訓

明道元年二月呂夷簡加中書侍郎初授夷簡中

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固辭兵部尚書乃令學士院
貼麻仍遣內侍都知監繼宗就閤門賜之八月兼
修葺大內使十一月上以修內成宰臣呂夷簡加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夷簡固辭所加官乃令翰林
貼麻改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同日夏竦薛奎並叅知政事

竦自樞密副使兼修國史
給事中權發遣宣徽院公

事除奎自龍圖閣學士
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除

陳堯佐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右
諫議大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除

奎字宿執絳州正平人堯佐字希元樞密使陳堯叟之弟○奎拜叅知政事入謝太后曰先帝嘗以卿為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累除禮部侍郎

六月甲寅王曾罷相

依前吏部尚書知袁州

制曰朕紹膺丕緒臨撫羣元內咨輔弼之良外倚蕃宣之重君臣之遇出處攸同

具官王曾

學洞聖機識窮物表早

冠倫於多士荐宣力於先朝逮予繼承尤所倚屬爰定謀於枚卜遂擢寘於冢司眷言靈宮總在宰職追惟文

考之奉具有列聖之祠妖焰挺災一夕而既俾紆勞於鼎路且賦政於師垣矧惟累牘之陳時乃素懷之遂於戲事君盡禮維舊德之靡違觀過知仁亦至公之難廢勉膺明命往惟欽哉

曾自真宗乾興元年七月拜相至仁宗天聖七年六月罷入相凡七年○始章獻太后受尊號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即改御文德及長寧節上壽曾執不可如前皆供張別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

請謁曾多裁正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灾曾
以使領不嚴累表待罪乃罷相出守尋改青州

長編

八年以吏部尚書知天雄軍王曾為彰德節度使
仍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肅車徒而後過無敢
大聲疾呼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寶元元
年鄆州言左僕射王曾卒贈侍中諡文正曾姿質
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止有常處平
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少

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諧與曾言則曰余不敢
以戲也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
誰當仲淹服其言皇祐中上為篆其墓碑曰旌賢
之碑大臣碑得賜篆自王曾始曾處天下事審而中禮居家人
不見其喜愠之色在上前開陳許可辨博其餘治
平中以曾配享仁宗廟庭

八月辛卯夏竦復為樞密副使

自給事中叅知政事遷刑部侍郎除

陳堯佐改叅知政事

自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給事中除

王曙叅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遷工部侍郎除

時宰臣呂夷簡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叅知

政事夏竦加刑部侍郎復為樞密副使陳堯佐加

給事中改叅知政事竦與夷簡不相悅故以堯佐

易之○竦自天聖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七年二

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復為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

丞○曙字晦叔河南人

隋文中子弟績之後名同英宗御諱故以字稱亦名

曉曙舉進士及舉賢良方正入等後為給事中太子賓客冠準被罪晦叔即其壻也落職知汝州責郢州團練副使後入為御史中丞是年遂有是除

天聖八年

庚午

九月己巳趙稹樞密副使

自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除

稹字表微宣州宣城人劉美人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稹厚結之擢稹為樞密副使命未出人馳告稹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世傳以為笑

明道元年

壬申

天聖十年十一月始改元明道

二月庚戌張士遜拜相

自定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知許州召授行刑部

尚書同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

再拜相

制曰國家登用邦傑緝熙政途出則偃息而為藩入則

從容而論道聿圖舊望再陟近司

具官張士遜

直諒蕙容純

和秉粹文學資其器用忠厚本於誠明蚤自宰庭出臨
方面尋分將鉞作鎮陪京荐彌歲時豈有聲績雖均勞
逸之任靡忘寤寐之懷是用還秩秋卿叅調鼎鉉特疏

多邑之賦仍加真食之封誕舉徽章式諧僉論於戲奉
天惟聖用憲於聰明代工其人允歸於變理勉興盛治
以昌宏圖

士遜前以天聖六年二月拜相七年二月罷知江
寧府呂夷簡遂代士遜居二年朝京師除定國軍
節度使知許州是年二月復召入相明道元年十
一月上以修內成加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二年
四月呂夷簡罷相己未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

制曰代天工者在乎庶官總邦治者繫乎冢宰苟非巖廊宿望棟幹奇才何以副區夏之具瞻荷朝廷之大任我有良弼僉曰其人方隆眷注之懷宜被甄升之命聿申誕告式協至公

具官張士遜

明允凝心粹和毓質懿行循

於憲度嘉言本乎典常朱邸効官有諒直之益青宮分職存輔導之規逮進位於樞庭復聯榮於相府聲弼諧之素志存將順之深忠既而偃息藩垣撫綏黎庶大布

中和之治每懷翼戴之誠因出建於節旄遂入居於台
鉉益顯和羹之譽彌彰補袞之能協贊萬機見百工之
咸秩周旋一德俾庶政之克諧是用登左省之崇資兼
文館之重任既加采邑仍錫真封用是褒嘉式符毗倚
於戲萬方砥厲允賴於謨猷四氣均和方資於變理宜
循古訓以佐眇躬俾協大中無忝休命

七月乙酉王曙罷叅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陝州

曙自天聖七年八月除叅知政事至是以疾自請

執政凡二年

八月庚子朔晏殊樞密副使

自三司使兵部侍郎除丙午改叅知政事

天聖六年晏殊之出也上意初不謂然復欲用之
會李及卒召殊於南京命為御史中丞仍命班翰
林學士上是年遂有此除未幾改叅知政事十一
月除尚書左丞

甲辰楊崇勲樞密副使

自殿前都指揮使鎮南軍節度使遷定武軍節度使宣徽南院

使除十二月壬寅拜樞密使

崇勲其先薊州人父全美仕太宗為指揮使真宗
即位崇勲累遷至四方館使寇準罷相入內都知
周懷政謀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于仁宗而復相
準崇勲告其事遂誅懷政仁宗立遂有是除十二
月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樞密使

明道二年

癸酉

是年三月皇太后崩仁宗始親政

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相

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使判澶州

制曰我國家欽崇寶命撫育絲區必求絕俗之才以副

經邦之寄其有久居政府夙冠台司著績用以滋多執謙冲而愈甚俾遂蕃宣之志用均勞逸之宜

具官呂夷簡

道

本中和行存端厚早負經綸之業每彰優裕之聲尹正邦畿繼聞善治叅裨宰府屢進忠言逮膺命相之求彌顯致君之畧動遵舊典靜守常規山甫保躬不遺明哲弱翁行事罔失便宜歲月逾深謀猷益著以至刊修詔令裁成國書營繕宸居弼諧縟禮事光簡策名播華戎何寵利之不居惟恬和之是務斯用升節旄於近鎮視

帝傳之崇資併增采邑之封仍改褒功之號俾臨巨屏
用示優恩於戲入輔出藩盡賢人之美事進禮退義協
聖典之格言服我徽章無忘勵翼

夷簡自天聖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入相
凡四年○三月甲午皇太后崩帝始親攬庶政裁
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
塞邪徑禁賄賂辨姦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
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等

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
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併罷夷簡及
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
簡素厚內侍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調久之乃知
事由皇后云長編○初王曾為知制誥一日至中書
見宰相王旦旦謂曾曰呂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
交之異日當與君對秉鈞軸及夷簡拜集賢相時
王曾為首相與夷簡同列果如王旦之言曾嘗從

容與夷簡具道旦語皆嗟嘆以為不可及夷簡當
章獻臨御輯睦二宮卒無閒言

同日張耆罷樞密使

自昭德軍節度使右僕射罷為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護國軍節

度使判許州
尋改陳州

夏竦范雍趙稹罷樞密副使

竦自尚書左丞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潁州

雍罷為戶部侍郎知荆南府尋知揚州又改陝州
稹自吏部侍郎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

陳堯佐晏殊罷叅知政事

堯佐自禮部侍郎罷為戶部侍郎知永興軍
殊自尚書

左丞罷為禮部尚書
知江陵府尋改亳州

者自天聖三年十二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四月罷
在樞府凡七年竦自天聖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
七年二月除叅知政事八月復為樞密副使至是
年四月罷在政府凡六年雍自天聖六年三月除
樞密副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樞府凡五年稹自天
聖八年九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樞府
踰二年堯佐自天聖七年二月除樞密副使七年
八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凡四年殊

自天聖十年八月除樞密副使尋改叅知政事再執政纔數月時章獻太后的僊仁宗始親萬機一時輔臣皆以優罷云

同日李迪再入相

自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依前行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

制曰舜命夔龍用熙於庶績周褒申甫以揉於萬邦惟公論之攸歸在良臣之是任分持政柄共代天工苟非出類之英曷稱登庸之選

具官李迪

襟懷平粹宇量闊深榮

名夙冠於俊賢蒞事素聞於敏幹典機衡於相府頗見
深忠備輔翼於儲宮允為舊德俄出臨於外郡繼改領
於雄藩星琯屢遷聲猷益著德諧民庶式昭撫育之功
道濟邦家宜荷彌綸之寄是用斷自朕志擢於書林爰
資熙載之能復正調元之任不離起部遂陟台階加馭
貴之榮資改僊殿之重秩爰申美號併示恩章於戲宰
弼之司治亂是繫內則燮和庶事俾協大中外則鎮撫
四方用禪至化豈非任重允謂才難副我倚毗勉爾寅

亮

同日張士遜
進昭文館

迪初以天禧四年七月拜相至十一月罷入相纔
四月章獻崩自工部尚書知河陽召為資政殿大
學士判尚書都省是年四月遂拜集賢相

同日王隨叅知政事

自翰林侍讀學
士戶部侍郎除

李諮樞密副使

自樞密直學士禮部
侍郎權三司使事除

隨字子正河陽人諮字仲詢臨江軍新喻人

同日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

自步軍副都指揮使福州
觀察使遷檢校太保除

德用字元輔父超為懷州防禦使補德用官仁宗
即位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
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
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
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
無為太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上閱太后閣中得
德用前奏軍吏事竒之以為可大用故擢任樞密德
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驅馳自効賴陛下威靈待

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

長編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相

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楊崇勲罷樞密使

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

士遜罷相判河南府制曰輔相之官蓋專國柄蕃宣之

寄以穆民彝惟逸勞之是均豈出處之為異

具官張士遜

學

貫通變行篤忠忱傳羽翼於初潛契股肱之一德秉節

據正允蹈忠臣之風經事造微能成天下之務寵至而

心益戒望高而氣愈冲宜升揆路之華聽守留都之重

於戲文昌百僚之長既屬於老成洛邑四方之中寔資
於保治往綏厥位以服予恩

崇勲罷樞密授使相判許州制曰內樞之職基命是司

為股肱心膂之臣在左右弼諧之地納忠宣力久竭於

誠明作翰均勞式頒於命數

具官楊崇勲

忠純夙稟直亮兼

資克懷經世之才茂著首公之節加以該通義府習練
戎經早邁會於昌辰亟升榮於顯仕出分邊任入總禁
兵洎登將帥之壇愈重爪牙之寄貫霜雪而挺操秉金

石以存心尋居宥密之司益罄將明之効既增隆於體貌復首總于樞機宜推優逸之恩用全進退之禮換節旄之重地兼槐鼎之崇資載錫美名仍加多賦鎮于近輔允謂報功於戲保明哲之躬在始終而無替眷中外之任用倚注以攸同勉服寵章勿忘丕訓

士遜自明道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十月罷復相凡二年○先是天下旱蝗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發明上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

章獻太后諡冊退而奉慰士遜乃過崇勲園飲酒
日中不至羣臣離立以俟御史中丞范諷劾奏之
遂與崇勲俱罷然制詞猶以均勞逸為言也

長編

是

年士遜罷平章事除左僕射判河南府楊崇勲罷
樞密使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時
呂夷簡自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為門
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遂以士遜為山南東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楊崇勲改判陳州初士

遜與崇勲俱入造謝士遜乃位崇勲下上問其故
士遜對曰臣官僕射而崇勲為使相上因以使相
授士遜時士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草
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
制書不復追改論者非之

同上

同日呂夷簡再入相

自勝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陳州授門下侍郎兼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昭文
大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王者澄清化元陶甄庶品必求茂宰以付大鈞其

有碩望鎮時雄才傑世處阿衡之重任久藉告猷殿陪
京之巨邦彌深注意再陟三階之上庶符四海之瞻允

叶至公爰伸誕告

具官呂夷簡

道包經濟學富典彞秉惠和

肅哲之資蘊輔相彌綸之業被遇先聖亟歷榮途弼贊
冲人早登柄用自預聞於機政洎首冠於槐庭叙皋陶
之九功總魏相之衆職宣明國體茂遂物宜荷寵祿而
屢辭蹈謙光而不伐萬事皆理實賴胡公之賢四國于
蕃暫勞申伯之政思儀刑而是渴在寤寐以寧忘是用

特舉徽章入司魁軸天官正秩文館崇資史職勲名並
還舊貫仍益爰田之賦載加真食之封益示優褒式彰
異數於戲任能圖舊既獲於正人垂衣仰成行臻於大
治繫乃耆德宣煩訓辭

夷簡自天聖七年二月拜相至明道二年四月罷
為相凡四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
州期以半歲召還是歲上復思呂夷簡遂復入相
景祐二年二月除右僕射十一月進封申國公

同日王曙樞密使

自資政殿學士行吏部侍郎知河南府加檢校太傅充

王德用蔡齊並樞密副使

德用自檢校太保資樞密院書事除齊自龍圖閣學士

給事中權

三司使除

宋綬叅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刑部侍郎除

曙樞密使制曰王者御世執契所以為域中之尊圖舊

任能所以成天下之務其有英才傑眾清德服人早叅

論道之司方重居留之寄宜申渥典入總內樞誕告治

廷式頒明命

具官王曙

慮研物表識造幾先秉金石以存誠

際天人而為學先朝之獎遇斯厚冲人之眷倚特隆貳
政黃扉夙彰忠節作藩外屏益振風猷既荐易於星霜
固不忘於體貌是用特推寵數擢冠樞庭庶資帷幄之
籌以副股肱之任錫功臣之美號視師傅之崇資仍益
戶封併彰優異於戲繼萬機之密勿實賴謨明罄一德
以贊襄勉思報效祇佩丕訓允升大猷

曙以景祐元年七月除依前吏部侍郎檢校太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月薨于位在樞

密踰年車駕臨奠輟朝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
方嚴簡重有大臣體雖貴顯常深自抑損云○齊
字子思萊州膠水人舉進士冠甲科真宗觀齊舉
止端雅顧輔臣寇準曰得人矣仁宗即位累遷翰
林學士章獻后出金帛修景德寺命齊為記內侍
羅崇勲主營寺事使人陰謂齊曰趣為記當叅知
政事矣齊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故遲之崇勲怒
讒於章獻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後除御

史中丞章獻遺誥以楊太妃為太后同議軍國事
閤門趣班賀齊毅然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
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
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可太后卒不與政止稱太
后于宮中是年遂拜樞密副使時魯宗道沮立廟
之謀薛奎爭服冕之議王晦叔寢修宮之役蔡齊
却臨朝之謀真可謂剛毅不回之士也

事畧

○綬字

公垂隨州平棘人仁宗時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

加端明殿學士初章獻稱制既久仁宗未嘗獨對
群臣綬請令中書樞密院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
皆前殿取旨臣僚亦止前殿對由是忤章獻意出
知應天府章獻崩仁宗記其忠且欲大用之為宰
相張士遜所抑至是士遜罷遂為叅知政事景祐
二年叅知政事宋綬上所編脩中書總例四百二
十九冊降詔褒諭先是呂夷簡奏令綬為此既而
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

矣長編

端明殿後唐初置學士太平興國中為文明殿學士未幾殿災重建改曰文德遂不復置學士至是

又置
事畧

十一月癸亥朔薛奎罷叅知政事

自禮部侍郎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

省仍詔班翰林學士承旨之上

奎自天聖七年二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

執政二年○始章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獨留

帝且倚以為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有詔免朝謁

視事如故又數賜告還第久之乃罷

長編

初明道二

年章獻謁太廟欲被天子袞冕臣下依違不決奎
不可且曰太后必被袞冕見祖宗不知作男子拜
邪女子拜邪乃止及章獻崩仁宗見群臣泣曰太
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遽
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仁宗大悟
卒以后服歛

事畧

景祐元年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薛奎卒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

迎避或時不得如志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媿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言歐陽脩王拱辰皆其女婿也

長編

景祐元年

甲戌

八月庚午王曾樞相

自天平軍節度使判河南府授行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師同平章事

充

曾拜樞相制曰王者臨御萬邦統寧庶政必資宿艾之

德同底承平之休仍洎剛辰誕告有位

具官王曾

稟粹厚之

氣挺方嚴之資叅護儲宮蚤繫道德之助延登宰路尤
寄賞刑之中亶有休庸載於群論自均逸於藩輔寔留
想於刑儀益進天官之聯總謀樞機之務民瞻攸屬邦
倚是崇於戲君之股肱寔重柄臣之寄天之喉舌莫如
省坐之榮繫乃同寅庸底于治

初王曾罷相知青州徙天雄軍拜彰德軍節度使
魏民愛其政生祠之改鎮天平軍同平章事判河

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咨於天雄政
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咨復繼
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
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度量誠不及也是年復
召為樞相曾入樞府數月二年二月再相

景祐二年

乙亥

二月戊辰李迪罷相

授刑部尚書知亳州

制曰朕統臨寰區審求輔相儻或招於物議難久處於

台司宜告在廷俾從罷秩

具官李迪

蚤逢昌會式展嘉猷嘗

叅護於儲宮遂延登於政路而乃姻聯之內險詐相朋
靡先事而正言頗為臣而有隱豈可更居袞職以肅朝
章且出守於便藩猶加榮於憲部仍陪多賦以禮舊臣
於戲其代天工當絕近私之蔽乃心王室母懷去位之
嫌往而省思尚克祇服

迪自明道二年四月再入相是年二月罷為相僅
二年○明道二年宰相李迪除二人為臺官張浚

為侍御史韓瀆為殿中侍御史言者謂臺官必由
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
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廢也宰相自用臺官則
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皇恐遂出浥瀆並
知州詔自今臺官有闕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
除授長編○景祐元年中書言太常博士李東之先
於學士院試賜同進士出身館閣校勘詔除集賢
院知邢州東之迪之子也天禧末迪罷相斥逐東

之落職迪復相東之自陳於政府奏乞檢會乃有是命議者非之或曰迪與呂夷簡同相迪直而疏夷簡巧而密迪常有所規畫夷簡覺非迪所能乃問迪所親曰復古門下誰適與謀對以李無門客獨東之慮事過其父遠甚夷簡因謂迪曰東之才可用當付以事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自夷簡事幸勿預知即具奏得請迪父子皆喜不悟夷簡陰奪其謀主也東之既受命居半歲迪果罷

相上同是年二月迪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上

御延和殿召宰相呂夷簡叅政宋綬決范諷獄以

宰相李迪雅善諷素黨諷不召迪惶恐還第翼日

遂罷相制詞畧曰姻聯之內險詐相朋靡先事而

正言頗為臣而有隱然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

誕也未幾改知相州復改授資政殿大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留京師仍班三司使上同迪罷相後

三日除資學兼侍讀留京師後十日降為太常卿

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
知無不為及呂夷簡繼入中書頗專制心忌迪潛
短之于上迪性直而踈不悟也既坐范諷姻黨罷
政怨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為補門下
僧惠清為守闕鑒義夷簡請辨上遣知制誥胥偁
即訊乃迪在中書時所行夷簡以齋祠不預迪慚
懼待罪故貶然補惠清實夷簡意迪但行文書顧
謂夷簡前獨私荆王蓋迪偶忘之它日語人曰吾

自以為宋璟而以夷簡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

是也

長編

○康定元年資政殿學士戶部尚書李迪

為彰信軍節度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弛守

將或為他名以避兵任迪欲守邊詔不許然甚壯

其意呂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即命代之後以太子

太傅致仕慶厯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

文定帝篆其墓曰遺直之碑○先是知制誥李淑

上十議其四議大臣曰太祖定天下用周朝三相

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

三相實五年
普實十年

始

以薛居正沈倫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盧多遜又
六年而用趙普自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
用者惟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五人當是
時進者競於納忠退則懼而修省蓋進退宰相皆
出睿斷也真宗景德以前三次遷改惟李沆向敏
中王旦畢士安寇準而已其任王旦十二年次則
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無疑似

之說以大度并容推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且
權太重則臣下難於久居言易入則小人得以交

鬪

議在景祐元年今
附李迪罷相後

同日王曾右僕射

自樞密使行吏部尚書檢校太師
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再入相

制曰樞謨靖密所以制乎邊兵鼎飪燮和所以均乎國

政維是文武之柄屬在股肱之良爰擇剛辰以敷大號

具官王曾性資端亮器識淵冲蔚為英材克對休運蹈夷險

之一致厲夙宵之素勤泰階六符重昭於天象尚書百

揆式總於民常進書殿之美名益爰田之多賦茲為異
寵寔副僉言於戲萬微之繁非腹心而罔寄四隣之近
蓋體貌之所加維乃協恭副予圖舊

曾自真宗乾興元年七月拜相至仁宗天聖七年
六月罷是年復自樞密使再入相南郊畢封沂國

公

同日王隨李諮並樞密院事

隨自叅知政事遷吏部侍郎除諮自樞密副使遷

戶部侍郎除

王德用韓億並同知樞密院事

德用自樞密副使檢校太保還奉國留後除

億自御史中丞

戶部侍郎除

蔡齊盛度並叅知政事

齊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遷禮部侍郎除度自翰林學士承旨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禮部侍郎除

億字宗魏開封雍丘人度字公量杭州餘杭人○

隨執政三年至四年四月拜相○詔在樞府踰三

年至景祐三年二月卒仁宗幸其第臨奠輟視朝

贈尚書右僕射諡獻成詔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

煩常若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以遏僥倖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數上前號為稱職

景祐三年

丙子

十二月王德用知樞密院事

自奉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除

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得象為人莊重度量恢廓初為楊億所稱以為有公輔器或問之答曰閩士多輕狹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在翰林十

二年怡然自得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橫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位樞府三年至五年三月拜相

景祐四年

丁丑

四月甲子呂夷簡王曾並罷相

夷簡授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鎮安軍節度使

判許州

曾授尚書左僕射充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

宰相罷政而帶職自曾始

宋綬蔡齊並罷叅知政事

綬自吏部侍郎罷為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

夷簡罷相判許州制曰持衡宰路以裁萬化之宜授節

齋壇以總元戎之畧豈出入之有異蓋勞逸之是均爰

擇剛辰誕告列位

具官呂夷簡

黃中通理明允篤誠克肩一

心以廣庶績佐時論道十有六年頃從佉藩還冠台席
方茲倚賴同底治平而歲期之間囊封十上願解要劇
以圖安便宜加將鉞之崇兼視師垣之貴褒功益賦叢
示寵休於戲中外迭居莫如將相之重終始一節實契
君臣之知勉率訓詞益宣令聞

曾罷相判鄆州制曰朕紹膺丕構統御庶邦周覽萬機

之繁並建四輔之職其有久任國事屢奏囊封宜解近

司用昭美志

具官王曾

誠存方恪識蘊精微感遇先朝踐揚

膺仕逮續承於天緒尋擢正於台衡實賴嘉謀共熙庶績
頤閔勞於政路宜均逸於藩符進長中臺之班兼榮
祕殿之職褒功易號疏邑陪封式是茂恩以復優顧於
戲儀刑百辟協宣左右之勞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
往祇明命姑狗私懷

夷簡自明道二年十月復相至是年四月罷入相

踰三年曾自景祐二年二月復相至是年罷入相
凡二年○天聖中曾為首相夷簡叅政事曾甚謹
曾力薦夷簡為亞相未幾曾罷夷簡為首相居五
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為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
欲傾迪乃援曾入使樞密不半歲迪罷曾即代之
始曾久外有復入意宋綬實為曾達意於夷簡夷
簡即奏召曾及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孝先於
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

言綬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於集賢可也夷簡曰
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請用曾可首相帝不可
乃為亞相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議
論多不合曾數求去夷簡亦累丐罷帝疑焉問曾
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
夷簡納知泰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
至交對帝前夷簡請置對而曾言亦有失實者帝
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曾二人各有所

比故併綬齊皆罷初命曾以左僕射知青州既入
謝求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麻加資政殿大學士
判鄆州蓋僕射典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學士
丁度失之也

長編

○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

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之時呂夷簡執政
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
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
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

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仲淹
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
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
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
早辨也夷簡大怒與仲淹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
職言事荐引朋黨遂貶仲淹落職知饒州至是夷
簡亦罷同上○綬自明道二年十月除叅知政事是
月同罷執政踰二年仍留侍講筵權尚書都省齊

亦自明道二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景祐二年二月
除叅知政事是月同罷執政踰二年綬坐與夷簡
善曾坐與齊善曾既罷相齊亦歸班云

同日王隨陳堯佐並拜相

隨自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堯佐自知鄭州授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隨昭文相制曰朕惟萬微之務屬乎三事之臣必疇咨

于老成可變輔於元化誕揚丕制敷告明廷

具官王隨

素履

含章純誠格物受知先帝早踐禁途輔德冲人寔勞儲

邸旋叅政論復總樞謀屢詢黃髮之言彌見素絲之節
是用擢司邦柄進代天工兼榮史觀之華加食爰田之
賦維時寵數蓋協師僉於戲周以申伯揉萬邦漢以魏
相總衆職著于載籍屬在良臣爾其變調陰陽鎮撫華
夏作我良弼不其偉歟

堯佐集賢相制曰朕纂紹丕圖謚寧中夏審求時宰付
畀國鈞惟是老成之才允茲枚卜之吉誕揚明命敷告
群倫

具官陳堯佐

望重朝端遠猷經世出入中外勤勞夙宵

二府告猷居稔忱恂之德大邦賦政固多愷悌之風是用擢正階符叅調鼎味兼榮書殿之職重錫雲臺之名采地真封併加異數於戲師尹之重式副民之具瞻股肱之良允謂國之同體祇服厥位勿替乃誠

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嘗密荐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同日盛度知樞密院事

自禮部侍郎
叅知政事除

韓億程琳石中立並叅知政事

億自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除琳自三司

使吏部侍郎除中立自翰林學士

承旨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除

王醴同知樞密院事

自樞密直學士左司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中立字表臣樞密使石

熙載之子醴字摠之趙州臨城人○度以寶元元

年三月自戶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加武寧節度使

檢校太傅度位本居章得象上而得象超為宰相

故度亦特進秩○琳舉服勤詞學科中選召試除

直集賢院是年除叅知政事

寶元元年

戊寅

五年十一月改元

三月戊戌王隨陳堯佐並罷相

隨授太傅同平章事充彰信軍節度使判河陽

堯佐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淮康軍節度使判鄭州

韓億石中立並罷叅知政事

億自戶部侍郎罷歸本班中立自禮部侍郎罷為

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

隨罷相建節制曰秉鈞之府既諮上宰之謀經武之方

亦仗元戎之略式頒明制誕告外廷

具官王隨

器業宏深才

猷敏達自贊襄於衮職旋總領於星樞簡于朕懷付以
魁柄繇厲精而宣力久結疾以愆和疊上奏函懇辭政
路謙徽滋至夷退可嘉靡容機務之煩重勞耆舊之德
是用擇于近屏建以高牙兼榮台鉉之司仍視師臣之
秩於戲辭隆釋重聊遂於素懷味道養恬勉綏於吉履
祇服渥命益宣令猷

堯佐罷相建節判鄭州制曰亮采奮庸方委持衡之重
避榮遜寵宜推從欲之私誕舉徽章孚告列位

具官陳堯佐

冲和挺質懿厚脩身視履存乎時中力學探乎古始內
外更踐滯榮相叅間自近司出臨巨屏載圖舊德擢正
中階協調台鼎之和對掌神機之務遽因災異繼有奏
陳援漢家賜策之文狗申伯于蕃之志屢形詔諭固執
確衷仍疏寵於齊壇俾兼榮於將綏陪京右地姑以優
賢於戲君子得進退之宜用符於終吉大臣無出處之
間要盡於一心往阜吾民實均予倚

隨自景祐四年四月拜相是年二月罷陳堯佐與

隨同時拜相是歲俱罷入相僅二年億自景祐二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四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同罷執政不及一年○初夷簡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觀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為養病坊之語會災異仍見韓琦論隨等䟽

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

俱罷

長編

時灾異數見王隨陳堯佐為相以疾五日

一朝數忿爭叅政韓億多私石中立好戲謔右司

諫韓琦連疏論其過曰陛下用輔臣如此敵人聞

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望天灾之消恐不可得於

是四人者同日罷

同上

○寶元二年彰信節度使同

平章事王隨卒贈中書令諡文惠始隨叅知政事

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以廣聞聽議

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及至居相位多屬疾

益無所建明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

長編

○中立以

太子少師致仕皇祐二年中立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諡文定中立性疎曠好諧謔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為笑談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云

同日張士遜章得象拜相

士遜自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河南府

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三八相得象自戶部侍郎同知

樞密院事依前行戶部侍郎
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士遜昭文相制曰鼎寶調元蓋專國政台星著象式煥
天光矧予碩臣時乃舊德宜入持於魁柄用大副於羣

瞻

具官張士遜

夷粹含章中庸體道懋昭一德之美協贊萬

幾之微頃自家司往釐太室澄清俗化敦厚時風若歲
之和汝惟霖雨之潤如堂之庇汝惟棟幹之良是用還
司上台進位左省兼領夏卿之峻仍專史觀之華褒功
賦田並躡彛敷於戲代天之化以布氣於四時秉國之

鈞以主宰於萬事勉勤猷念庸副睠求

得象集賢相制曰朕躬履邦圖厲精治本叅贊萬微之
務遴求四近之賢矧對掌於大鈞必允符於枚卜登我

碩輔告于明廷

具官章得象

冲簡直溫懿厚和粹高文見于

典冊茂行涵于珪璋頃由禁林進筦樞極謹重之望可
以表儀朝倫經綸之才可以緝熙皇化爰立作相永孚
于休於戲斷自朕心固僉謀之罔間協于一德豈盛業
之難圖若時老成奚俟深訓

士遜自明道元年二月拜相二年十月罷再入相
凡二年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判陳州
徙河南呂夷簡罷相仁宗用王隨陳堯佐為相明
年隨堯佐罷士遜復拜相封郢國公○初韓琦數
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
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宋郊范仲淹
衆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
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

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士遜入謝猶以
東宮舊恩或又言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上謂曰
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清忠無
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

長編

同日王駿李若谷並叅知政事

駿自右諫議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除若谷自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
侍郎權知開封府除

王博文陳執中並同知樞密院事

博文自龍圖閣直學
士給事中權三司使

除執中自龍圖閣直學士工部
郎中知永興軍遷右諫議大夫除

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
執中字昭譽恕之子○王博文與陳執中並命位
樞密凡三十六日卒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
吏部侍郎子疇英宗時樞密副使在位五十五日
而卒

四月乙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觀字思正絳州人中服勤詞學科擢為第一觀以
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舉文彥博為御史時以為得

人博文卒遂有是除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闕官則
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以庠名進上曰張觀先
朝狀元合用觀也時上遇庠厚翰林學士李淑實
中之

寶元二年

己卯

五月壬子王德用罷知樞密院事

自宣徽南院使定國
軍節度使罷為武寧

軍節度使

赴木鎮

德用自明道二年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樞密

副使景祐二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五月罷相樞府六年○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其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崗貌類藝祖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志不宜又典機密罷為武寧軍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

長編

初德用既以孔道輔

言罷知樞密院而河東樞密使王汾又言德用嘗
令府州折繼宣市馬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
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再貶之是歲德用自武
寧節度使降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特置
判官一員家人皆惶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
但不接賓客而已

同上

康定元年徙知隨州右千牛

衛上將軍王德用知曹州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

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

豈害德用者朝廷亡忠臣可惜也

同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

守贇并州榆次人自鎮海軍節度使除班陳執中
上李若谷下守贇時為真定府部署召用之

十一月丁酉盛度罷知樞密院事

自武寧軍節度使罷為尚書右丞知揚州

程琳罷叅知政事

自尚書左丞罷為光祿卿知潁州

度自景祐二年二月除叅知政事四年四月除知
樞密院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踰四年琳自景祐

四年四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同罷執政踰二年○
初張士遜素惡琳而疾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
將併逐二人察帝有不悅琳意即紿道輔上願程
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見上為辨之時度乘高勢
以侵占民居琳嘗尹京邑以巧譎市第道輔入對
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附大臣特
貶為給事中知鄆州道輔後知士遜賣已憤而卒
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長編

嘉祐元年鎮安節度使

同平章事程琳卒琳既歸本鎮遽卒贈中書令諡
文簡琳為人敏厲嚴深長於政事章獻時嘗上武
后臨朝圖外人莫知帝後於邇英講讀謂近臣曰
琳心行不佳蓋指此也然琳卒蒙大用出入將相

幾二十年議者謂上性寬厚無宿怨云

同上

壬寅王駿知樞密院事

自右諫議大夫叅知
政事遷工部侍郎除

同日宋庠叅知政事

自刑部員外郎叅知
政事遷諫議大夫除

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舉進士開封禮部俱第一

與弟祁同時有名以詩賦為學者所宗謂之二宋
初名郊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上欲以為右諫
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知制誥為
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學士左右知上遇郊厚行
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因言郊
姓名不詳上以諭郊因改名庠初諭中書候兩府
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以庠名進上乃
先用張觀蓋諧者之說已行然帝遇庠厚卒用之

至是遂拜叅知政事

長編○故事無知制誥除執政者必先除翰林

康定元年

庚辰三年二月改元

二月丙午夏守贇罷同知樞密院事

除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畧緣邊招討

使

制曰宣猷之地蓋倚舊勞之臣制閫之權是圖雄俊之

帥念保邦之維憲方講事以治戎宜峻使名外恢王略

具官夏守贇

精剛不撓沉毅有謀早會先朝寢聯禁籍入則

董材官之旅以衛殿廬出則建上將之牙以臨方社自

擢陪於密務彌進屬於深忠屬興外攘之虞日奏邊烽之急再思平殄須賴鎮安肅改秩於內徽易褒功之美號往臨關輔式遏寇戎於戲職在樞機稔聞於碩畫賜之斧鉞特仗於專征惟嚴明可以統師惟威武可以懾敵欽予訓命遲乃膚功

守贊自寶元二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在樞府不及一年會西邊用兵守贊自請討賊故有是命仍命御藥張德明等掌御劍隨之時以內侍王守忠

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三司使晏殊各請罷內臣

監兵云

三月戊寅王駿罷知樞密院事

自工部侍郎罷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陳執中張觀並罷同知樞密院事

執中自右諫議大夫罷知青州觀自給事

中罷知

相州

駿自景祐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

除叅知政事寶元二年十一月除知樞密院事是

年三月罷在政府僅三年執中自景祐五年三月

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同罷在樞府凡二年觀自
景祐五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同罷在樞
府僅二年○天聖中駿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
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
之瑋曰吾聞趙元昊頗傑悍狀貌異常他日必為
邊患駿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
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
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

當任其咎於是驩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驩乃思

瑞言

長編

同日晏殊宋綬並知樞密院事

殊自三司使刑部尚書
除綬自資政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知

河南府除

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

自保寧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駙馬都尉除

詔叅知政事同議邊事仍書檢從知樞密院事晏

殊之請也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議邊事遂置廳

於樞密院之南帝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

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于是復召之與殊

及貽永同筦樞密

長編

○貽永字秀長宰相王溥之

孫

五月壬戌宰相張士遜拜太傅鄧國公致仕

自行門下侍郎兼兵

部尚書同平章事授太傅致仕進封鄧國公

制曰秉鈞當國進以儀於官師告老于朝退以厚於風

俗去就以禮古今所難宜推高懷誕布列位

具官張士遜

志

尚恬約器涵冲深逮事

闕

朝叅輔朱邸忠嘉一節夙夜

無渝導命樞庭謹翊萬微之要調元宰路翕宣庶政之
和乃懇上於印章願退休於田里載旌茂節以侈寵光
用正師臣之班仍恢國土之胙歲時之會朔望以朝恩
數便蕃實出朕意於戲功成身退蓋本道家之常憲老
乞言尚希惇史之益往綏德履俾介壽祺

士遜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罷凡三
入相僅三年○時二邊用兵詔樞密院自今邊事
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叅議之即不須簽檢國

朝舊例以中書制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
不關中書翰林學士丁度嘗建言古之號令必出
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
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旅重務二府得通議之知諫
院富弼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
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叅取其
言而降是詔士遜等以詔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
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爾非畏奪權也時西

蕃酋領各稱僞將相來降詔補三班奉職借職羈
置湖南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誅夷當厚賞以勸
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也弼歎
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士遜乃不
敢辭長編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優
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
門下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出入施繖及與一子

五品服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

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時

議欲揀輦官為禁軍於是輦官自訴待漏院士遜上馬將朝諠譟益甚遮道不進馬驚墜地士遜乃

七上章請老故優禮之

拜罷錄

皇祐元年太傅致仕

鄧國公張士遜卒士遜就第十年卒年八十六車

駕臨奠翼日謂輔臣曰昨有言庾戌是朕本命不

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彥博曰唐太宗

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贈太師中書令諡

文懿○士遜惡叅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遂以計去之仁宗疑其朋黨琳及道輔俱被黜然士遜為人實厚亦有過人者一日仁宗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爾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為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為辨其不然仁宗意乃解

同日呂夷簡右僕射

自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授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三入相

制曰王者設承疑之臣同股肱之體出宣風化以偃佞

人之藩入總機猷以儀朝宰之位載符枚卜誕告明廷

具官呂夷簡

體涵中和性尚敦一器更大用勲著一時內外

必平有魏絳之風烈夙夜匪懈維山甫之將明國之老
臣世所標準是宜解旌纛之權于外專鼎鼐之職于中
榮還右揆之崇峻兼左輔之重屬我舊德合于衆謀於

戲代天之工注意于相青祥屢見則消復之是圖疆場
未寧則攻守之是計爾其變陰陽以導善氣成威懷以
鎮四邊勉而忠勞紆我宵旰

六月乙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

自宣徽南院使
鎮海節度使除

八月戊午罷為天平節度使判澶州再入樞府僅
兩月○初守贇為招討使性本庸怯寡方畧不為
士卒所附尋詔駐軍河中府居數月又徙屯鄜州
乃以其子隨為陝西緣邊招討使復授守贇同知

樞密院隨既道卒守贊遂請罷去

拜罷錄

初置集賢

院富弼言守贊庸人平時猶不能用况艱難之際
可為樞密乎用之為天下笑侍御史趙及等亦言
守贊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府踰七旬而罷
尋卒贈太尉諡忠僖

八月戊申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自龍圖直學士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陰

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叅知政事

為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

宮觀置提舉

自李若谷始

若谷自景祐五年三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九月罷
執政踰二年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故有是命明
年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
諡康靖

同日宋綬晁宗慤並叅知政事

綬自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除宗慤自起

復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左司

郎中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除

綬既拜叅政病不視事遂卒仁宗幸其第臨奠輟

視朝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綬自康定元年三月
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九月除叅知政事十二月卒
再執政不及一年綬性孝謹清介博通經史百家
之書為一時所尚朝廷有大議論多所裁定楊億
嘗稱其文沉壯淳麗尤善鋪賦吾不及也長編○宗
慤字世良澶州清豐人翰林學士承旨迥之子也
同日鄭戩同知樞密院事自起居舍人權三司
使遷右諫議大夫除
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

戊辰晏殊樞密院使

自知樞密院事遷檢校太傅依前行刑部尚書除

王貽永杜衍鄭戩並樞密副使

貽永自同知樞密院事駙馬都尉除衍自刑

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除戩自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殊除樞密使制曰上樞之地皇武是經本喉舌之司為

股肱之體顧僉諧於朝論特寵建於使名乃揆良辰誕

頒明制

具官晏殊

純誠端固敏識沉通詞揆人文之華道資

天爵之富被知先帝輔學冲人入贊二司罄敷邦畫出

臨方面洽著民聲再持憲綱更摠利柄乃眷舊臣之望

荐膺右府之資帷幄賴於嘉謀搢紳服其全德宜正本
兵之府且昭與國之忠衍邑加封併蕃異數於戲佐時
展用經國須材匪肩忠瘁之誠曷濟機微之務往服休
命無忘欽哉

貽永慶歷三年三月除宣徽南院使○衍慶歷二
年三月為河東宣撫使

慶歷元年

辛巳

康定二年十一月改元

五月辛未宋庠罷叅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守
本官出知揚州

鄭戩罷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庠自寶元二年十一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執政踰一年戩自康定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尋改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在樞府不及一年○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唯詔書紙尾而已獨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語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

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他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雖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於是用朋黨事與戩俱罷時西北數飢上憂之欲遣輔臣戩請行不許

長編

○權三司使葉清臣權

知開封府吳遵路二人雅相厚而宋庠鄭戩皆同

年進士也二人並據要地銳於作事宰相以為朋黨請俱出之於是四人皆與郡庠知揚州戩知杭

州

同日王舉正叅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除

舉正字伯中叅政王化基之子也舉正累遷翰林學士前一夕吏有報除叅知政事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傳者必妄不然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上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

卿又顧謂王舉正曰卿世為叅知政事可謂榮矣

長編

同日任中師任布並樞密副使

中師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召遷

給事中除布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河南府除

中師字祖聖叅知政事中立之弟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先是布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俱擢任或曰中師罷廣嘗納賂於夷簡於是樞密副使闕上

謂夷簡曰用諫議大夫任姓者蓋指布也夷簡遽
進中師名上徐曰今在西川夷簡因言中師可用
仍併用兩人長編○三年七月中師除河東宣諭使

慶曆二年

壬午

三月辛酉晁宗慤罷叅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給事中

宗慤康定元年除叅知政事是年三月從祠南郊
感疾數求罷故有是命執政踰二年未幾而卒贈
工部尚書諡文莊宗慤性篤厚凡任子恩皆先其

族人

七月丙午任布罷樞密副使

自給事中除工部侍郎知河陽

布自慶厯元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七月罷

在樞府一年

拜罷錄作三月

任布在樞密純約自守無所

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遂罷去

戊午宰相呂夷簡判樞密院事

自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許國公

授依前官判樞密院事

章得象兼樞密使

自行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

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

自樞密使授檢校太尉依前行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夷簡判樞密院事制曰王者崇建上宰統理萬幾以燮調於陰陽以鎮撫於遐邇近世兵事一委樞庭分設攸司不統公府屬邊烽之尚警思妙略之協宣宜委老成使之兼領

具官呂夷簡

中庸載德沉密體和夙以英才列於

政路諳求賢濟治之要知導主馭下之方自正元台寔釐庶績今倚睿哲兼司武經以專二府之謀以靖三陲之警爰田加食併示徽章於戲歷考前王統御諸夏或

簫勺以清群慝或干羽而來遠人匪狃兵威務恢王度
維乃碩輔博通舊文當有遠圖以副朕意

得象兼樞密制曰朕祇紹丕圖勤求至治永惟上皇之
道爰立輔相之官鎮撫四邊宰制羣類而茲疆場之事
乃專樞宥之司非通筦於冢卿曷統一于機務

具官章
得象

懿文華國深識造神寬裕表於性情誠明彰于術業矧
夫密勿之地本總綏於四邊弼諧之臣固倚平於萬事
宜正使名之重以符邦棟之隆實賦爰田併伸褒異於

戲政有未允資黃髮之謀知無不為更勵素絲之節
往服休命勿忘欽哉

殊拜樞相制曰帝王之業非一士之所成兵農之方豈

異途而可治故總合二府之制叅寄群賢之謀式旌舊

臣以告列位

具官
晏殊

器懷端裕業履純深學探聖人之原

文經天下之化朕昔在藩邸早聞政幾嘗延賓友之良

獲親道義之益肆纂宏緒俾服大僚顧樞筦之本兵方

帷幄之計事且慮衆則勢必審任重則責亦深宜視秩

於上司特進班於時宰爰田真食惟寵之將於戲邦化
未孚敵情弗諛阜民經物既濟以臯夔之功制勝伐謀
又申以良平之畫終佇成績用恢遠圖

初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
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
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列文武為兩途為政
多門自古所患乞廢樞密院或重於改作則請併
本院職事于中書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賞罰之

權不報

長編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權樞密使上曰軍

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

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

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

使殊同平章事為使如故○初命宰臣呂夷簡判

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風霾終日朝論甚喧

叅政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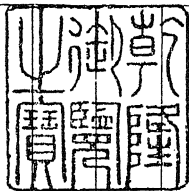
右正言田況復以為言夷簡不敢當改兼樞密使

九月制罷判樞密院除兼樞密使

並同上

○殊自康

定元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九月除樞密使是年
七月除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再執政凡三年至三
年三月拜相



宋宰輔編年錄卷四